

玉龙起舞照见文明曙光

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央视开播即登热播榜首

本报记者 刘海搏



纪录片《牛河梁》海报。

核心提示

“中国国家博物馆内，C形碧玉龙格外醒目，这件墨绿色的玉龙吻部修长，颈后的鬃鬃飘逸，沉稳又威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出的几十年里，这件玉龙被亿万观众所熟知，被称为‘中华第一龙’。”8月31日20时，由辽宁省委宣传部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精心打造的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在CCTV-9开播，收获热烈社会反响，让辽西大地的史前文化走出遗址，推动红山文化被更多观众熟知。

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播出首日，《牛河梁》融合传播指数位列电视热播纪录片第一。

循着考古足迹，揭开牛河梁神秘面纱

《牛河梁》是一部6集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分为《玉礼》《山陵》《圜丘》《宗庙》《都邑》《根脉》，每集25分钟，以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为核心，聚焦距今5800年至5000年的红山中晚期文化。

节目循着考古足迹，结合发掘成果与专家解读，围绕积石家、祭坛、女神庙等重要遗存，以及女神像、玉龙、玉凤、玉人、勾云形玉器等代表性文物，还原红山古国的社会等级、神权体系与祭祀传统，探索红山文化的物质生活、精神信仰以及兴衰之谜，梳理其向南传播、影响后世的脉络，实证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部分，展现中华文明早期的辉煌曙光。

播出当晚，镜头从中国国家博物馆内的C形碧玉龙缓缓切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讲述最初看到玉龙时，对于这件文物时代归属的疑问，牛河梁遗址的故事随后展开……首集《玉礼》从1981年文物普查讲起：一件被当地人称作“玉笔筒”的斜口筒形玉器，指引考古队找到牛河梁墓葬，正式开启这片山冈陵区的发掘。红山文化虽在上世纪50年代定名，但长期缺少墓葬实证。随着积石家逐步揭露，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相继出土，终于确定这批玉器属于五千年前史前遗物，破除年代误判。

这部纪录片将艰深的考古材料与学术观点转化为悬念迭起、层层推进的故事化叙事。在充分尊重考古发掘材料和研究成果的前提下，通过场景复原，还原红山先民敬天、礼地、法祖、天人合一的祭祀场景，把抽象的先民精神世界转为可视化影像；结合实景拍摄与AI数字技术，精细复原祭坛、女神庙、积石家及各类文物细节，让沉睡五千年

的史前文明走出博物馆，为中华史前文明的传播夯实基础。

在此前举办的2026红山文化大会子活动——“融通中外文明视界，创新红山文化传播”中外媒体对话会上，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纪录片项目部副主任周俊透露，为拍摄该片，主创团队阅读上百万字学术专著，采访郭大顺、王巍、冯时、贾英冰等十几位权威专家，持续跟踪考古一线；近十次拍摄牛河梁考古工地，赴内蒙古、河北、上海、陕西、安徽、北京等地实地拍摄。据悉，该片历时一年半打磨完成。

辽宁籍演员于适配音，为红山文化申遗助威

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由辽宁朝阳籍、朝阳文体旅宣传大使于适配音。他以温柔沉稳的声线讲述故土文明，为红山文化传播注入年轻力量。

播出当晚，“于适配音央视纪录片牛河梁”等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持续升温，引发广大网友热烈讨论。于适坦言，首次为家乡历史文化纪录片献声，对他而言有着特殊意义。“小时候听过的红山故事、玉猪龙、红山女神，5000年前的古国晨曦，如今我用声音讲出来。以声为介，回望故土，一同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谈及此次配音，于适称，自己生于辽宁凌源，那些古老的印记早已深深扎根心底，如今用声音讲述五千年前辽西大地上的故事，他觉得非常荣幸。

在于适看来，整部纪录片条理清晰、内容翔实，完整梳理了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历程

与深厚文化底蕴，自己在配音过程中收获颇丰。“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把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至少500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目前，红山文化申遗工作正在进行，祝愿申遗能顺利完成，希望有更多观众能够关注纪录片《牛河梁》。”于适说。

明星助力与历史文化的双向奔赴，收获了网友广泛关注。很多观众被于适配音吸引，沉浸式感受中华文明的恢宏厚重。有网友认为，于适以实际行动反哺家乡、助力历史文化传播，用真诚的声音演绎千年文明史诗。此番跨界配音，不仅让悠远的史前文明变得温润可感，更借助大众传播热度，让牛河梁走出辽西、走向全国，为红山文化的申遗工作凝聚了更多关注与力量。“咱们辽宁的孩子都爱家乡。”有网友如是评价。

各界热议《牛河梁》，从不同视角感受红山文脉

辽宁籍演员的配音为《牛河梁》带来传播热度，精良的制作与厚重的内涵，则让它收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纪录片播出后，观众从不同视角读懂牛河梁、体悟文明力量。

作为正在为红山文化保护、研究、阐释而努力的一线考古人员，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工作组组长李霞观看纪录片后深有感触。她表示，镜头里的坛庙家与红山玉器，是考古人扎根辽西田野亲手发掘守护的真实遗存。回望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在辽西山野中揭开5800年红山古国的面纱，更加体会到考古没有传奇探秘，更多的

是日复一日严谨细致的田野劳作。“遗址仍有诸多谜团有待破解，保护、研究、阐释任务依然繁重。我们将接过前辈接力棒，坚守一线，扎实开展发掘与多学科研究，讲好牛河梁故事，为中华文明探源贡献辽宁考古力量。”李霞感慨地说。

专业影像的精良呈现，也收获了文艺评论界的高度认可。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赵亮认为，纪录片深度解读玉龙、红山女神像等国宝文物的文化内涵，不仅真实转化为考古科研成果，更深情回望中华文明起源脉络，生动展现了辽宁深厚的史前文化底蕴，为新时代讲好辽宁文化故事打造了优质范本。

纪录片的播出，让朝阳当地人倍感自豪。朝阳市作家协会主席郑文革是土生土长的凌源人，常年深耕文学创作，从小便耳濡目染红山文化的故事。《牛河梁》开播、从凌源走出的演员配音，让她内心满是自豪与动容，更激励她用笔讲好辽西源远流长的文化故事。朝阳凌源北炉乡何杖子村“农民诗人”何桂艳看完纪录片后感慨万千，自幼生长在牛河梁文明腹地的她，此前对这段远古历史知之甚少。“不知道脚下踏着这么厚重的历史，我离祖先竟然这么近，或许手心里的种子就是先民留下来的。以后肯定会去牛河梁遗址看看，近距离感受它的厚重和古老。”何桂艳告诉记者。

9月2日，纪录片《牛河梁》迎来第五集《都邑》和第六集《根脉》后，便将收官。但辽宁考古的脚步不会停，随着红山文化不断被挖掘、被阐释、被传播，源远流长的辽西史前文明将持续焕发新生。

艺言艺语 YIYANYIYU

两方天地一家院

马琳

也许很少有人会想，一座工厂被搬走时，最难告别的究竟是人，还是机器！话剧《大院·大院》大幕拉开，谢厂长缓缓走向即将起运的设备箱，嘱咐它们到了三线新厂要“精精神神的”，不要给老厂、不要给辽宁丢脸……“装车，起运”，一声命令由此获得了疼痛——辽宁必须从自己的工业肌体上，割下最坚实的一部分，交给国家更需要它的地方。《大院·大院》真正要表现的，正是这声命令背后的“舍不得”——不是因为不舍而犹豫出发，而是在知道何其珍贵、何其难舍之后的毅然前行。

话剧《大院·大院》巧妙地为宏大命题找到一个滚烫的现实切口。从这个切口望去，奔赴三线的故事就从一座普通的工人大院里发生。这里没有抽象的“建设者”，有的是上班时同在厂房、下班后共居一院的邻里亲朋；没有悬浮于烟火日常之上的宣传口号，有的是亲情、爱情、工友情和一户户舍不得分开日子。于是，故事把问题落在了更为具体却更难解决的细微处：顾“大家”时，如何安置好“小家”？

技术科长田兆丰要奔赴大西南，便不能只把自己交出去，还要把照料母亲、抚育孩子以及对心上人的亏欠一同留给别人；荣线退伍军人乔大正坚决拦阻“儿子”报名，背后总似乎藏着隐忧；技工刘翠花以种籽理由拖住丈夫，泼辣尖锐中透着善良……这些“不愿意”，最终构成了“愿意”的分量。乔大正是因为要保住牺牲战友的后代才反对养子出征，刘翠花的拖后腿难掩对丈夫深深的爱意。或许，他们同时守护的是另一种深情的责任：父母对儿女的牵挂，妻子对家庭命运的忧虑，产业工人对自己城市前途的本能关切。“舍小家，顾大家”，怎样“舍”，如何“顾”，《大院·大院》给出了艺术的回答。

舞台上，各色人物操着多地方言，不仅为制造笑声和所谓“东北味”，更是有意在提示观众，工人大院从来不是一个口音整齐、面目相似的抽象集体，而是随着共和国工业布局聚集起来的生活共同体。方言使宏大的产业工人群众像重新长出各自的脾气，“集体”中是一个个心怀家国，却也热爱烟火生活的鲜活个体。

剧名的两个“大院”绝不是简单重复。沈阳大院，是工人们已经生活于其中的家；西南大院，是他们已经和即将继续建设的家。两个大院之间，隔着漫长的铁路、陌生的气候、艰苦的建设环境，也隔着一代几乎无法回头的人生迁徙。东北产业工人带走的不只是设备和技术，他们更把原有的邻里关系、劳动伦理和生活秩序，重新安放到遥远的山谷之中。三线建设，既是国家战略的运筹帷幄，是工业资源的时空转移，也是一个生活共同体的艰难复制。舞台对此作出了清晰的视觉概括：厂房里的设备箱、启程时的汽笛、大院中的生活场景，共同构成“离家”与“建家”的过程。

“共和国长子”是历史给予辽宁的一种荣耀，《大院·大院》则让人们看到，这个称谓同时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当家庭需要重新分配资源时，长子交出的往往不是多余之物，而是自己最舍不得的那一部分。辽宁支援三线的历史之所以值得书写，不只因为它输出了最好的设备、技术与人才，更因为它揭示了一代产业工人如何理解国家、集体与自身生活的关系。

舞台上，灯光耀眼，东北大院里的人们喜气洋洋。但很快，西去的列车将这个大院里的人们带向远方。历史和艺术同时告诉我们，能够穿越半个多世纪的，不只是“三线建设”这一历史名词，更是一代人曾经拥有的能力：把陌生人的未来，也当成自己的日子来过。“把日子过成信仰”，就是最具体的牵挂中，愿意为一个更恢宏壮阔的目标，奋勇奔去。

| 本栏目由辽宁日报、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 |

北方图书城新谷店：相逢可以在扉页之外

本报记者 刘臣君



作家李洱在北方图书城新谷店谈自己的茅奖获奖作品《应物兄》。这样的名家见面会，在新谷店经常碰到。受访者供图

读书有时候是寂寞的，有时候读书需要这种寂寞，但如果有这样一家书店，能创造人和书的相遇，作者与读者的相遇，那应该是受欢迎的。

仅最近一年时间，北方图书城新谷店就迎来了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乔叶、刘醒龙、李洱的多场见面会，著名作家邱华栋《龟兹长歌》、孙惠芬《紫山》的新书发布会——这里是沈阳名家活动最多的书店。

从“看故事”到“悟道理”

新谷店的主理人李国际至今难忘作家安东尼来签售时的盛况，从签售区望出去，排队的读者绕着新谷店一直排到了停车场。这位来自辽宁大连的80后“治愈系”作家，吸引了千余名读者到场。

名家活动究竟给读者带来了什么？负责名家对接工作、活动组织者周金丹有一个朴素而真实的感受：“自己读和见作家时的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方式。”

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阅读习惯的改变上。《主角》《装台》的作者陈彦来新谷店那天，有读者请他推荐书目。陈彦的回答很实在：“读书不太好推荐，但如果硬要推荐的话，我会找一些大部头的经典，沉浸式地读。”他提到了《战争与和平》。周金丹说，听完那场活动，她真的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把这本书读完了。“每天晚上雷打不动地坐在那里，将近一个小时。”一场活动，改变了一个人的阅读习惯——这大概就是“相遇”最真实的意义。

这种不同，还体现在焦虑的消解上。馒头大师来新谷店讲《历史的温度》，现场来了很多家长和孩子。有孩子举手问：“我也爱看书，但就是抵抗不了手机，怎么办？”馒头大师笑了笑，说：“这是个时代难题，因为我

也看手机，一刷也会跳进去出不来。”那一刻，现场家长的表情松弛了下来。作家身上那种“普通人”的一面被看见，焦虑便减轻了几分。虽然没有给出什么立竿见影的方法，但那种坦诚本身就是一种治愈。你看，作家也这样，你焦虑什么呢？

这种不同，更体现在阅读深度的拓展上。孙惠芬《紫山》发布会上讲到了“精神归乡”这个概念，许多读者以前从未从这个角度理解过小说。作为普通读者，读过故事，却未必能触及作品深层的社会学意涵与哲思维度。而作家在现场的提炼与归纳，就像一次精准的“点拨”。看书时很多人看情节，看文笔，看主线，但创作结束后，读者对作品

的理解就与作者本身脱离。她本人的创作谈，与读者零距离的交流，让读者一下就能够悟了，会和作品发生更深的连接。

这就是名家活动的独特价值：它不是简单地“见一面”，而是为读者打开一扇窗，让人在基本的阅读之上，看到更广阔的风景。

一个让人愿意停下来的地方

这种“相遇”之所以能够发生，离不开空间本身的支撑。

咖啡、文创、亲子空间、文化活动、动漫周边等场景，在十多年前还是稀罕事，如今的书店大多成为多种场景的“城市文化空

间”，人们可以顺便在这里做很多事情。

李国际介绍，去年新谷店进行了改造，新增了大屏、异形书架与台阶式座位区，提升了活动承载力与视觉体验。“特别适合做这种交流活动。”李国际说，自然光从窗户洒进来，书架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读者可以坐在台阶上听一场分享，也可以在咖啡厅里翻完一本书。

常带孩子来新谷店的刘女士对这里的空间感触颇深。“以前去过一些书店，灯光暗，待久了觉得压抑，孩子也坐不住。新谷店不一样，自然光特别好，孩子可以在台阶上坐着看书，旁边还有文创区可以逛，大人也不觉得无聊。”刘女士说，她几乎每个月都会带孩子来一次，上次来参加六岁儿童的签售活动，女儿特别开心，至今还留着活动现场的照片。母女俩有时候参加亲子活动，有时候只是单纯地待一个下午。“这里让人觉得书店不是一个必须‘完成任务’的地方，而是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在周日下午的咖啡区，闻先生悠闲地读着书，他在等女儿下课；已经退休的尹先生，叫了一壶茶，他刚刚送走朋友，自己又享受起独处的时光。

从2017年开业至今，新谷店从省出版集团的配套设施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地标。它不只是一个卖书的地方，而是一个“可阅读、可学习、可社交、可体验”的复合型文化空间。“茅盾文学奖专区”“辽版精品专区”逐次排开，文化沙龙、异业合作、亲子活动在这里交织发生，书店的边界被不断拓宽。

读书有时候是寂寞的。但在新谷店，寂寞可以被打破，被一场对话、一次次点拨、一个作家坦诚的微笑所打破。这里创造的不只是人和书的相遇，也是人和人的相遇，人和自己内心深处的相遇。